



書叢文譯社作工化文

V

譯正秉杜·著倫 拜



盜海

文 化 工 作 社

譯 文 叢 書

V

盜 海

拜倫 著 杜秉正 譯

一九五四年四月再版

AWT457/06

文 化 工 作 社 譯 文 種 書

盜 海

著作者

譯譯者

發行所

發行者

拜 杜 軒

秉 秋

倫 正 琛

版權所有★準印

一九四九年二月初版
一九五一年四月再版

(藏024) 印數1001-3000

聯營書店 上海·北京·漢口·重慶

上海北京路七三弄五〇號二樓



再版的話

海盜初版不到二個月就銷完了，雖然這和它當時的情景相差很遠，但確能給我以最大的刺激和鼓勵。這說明在目前的讀者羣中仍有很多喜歡這位『詩壇上拿破崙』的作品。無可否認，拜倫的個人英雄主義色彩相當濃厚，這一點我們必須謹慎提防；但他的歌聲，確能唱出當時廣大人民的苦悶，而為他們所愛好，所誦讀。也就是說，他的詩作有着強烈的革命性，他不但向舊社會宣戰，還要對他自己的弱點鬪爭；我介紹拜倫作品的用意在此；這或許讀者也有同感吧。

長詩的翻譯，在國內雖有幾本，但並不多見；所以這還是一種嘗試。詩較散文難譯，翻譯有韻的長詩自然更非易事。就是長詩的創作，在中國古文學裏一千行以上的沒有；在新詩裏，比較成功的，也只有像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它可以說是用敍事詩雙韻體寫的。常聽人說中國文字不宜於寫長詩，事實證明這句話不很正確。

詩的語言是最精鍊的話言；史詩就是用這種最精鍊的語言反映偉大時代創作。我們活在這偉大的史詩時代，應該有偉大的史詩製作。拜倫的長篇巨製，在時間上距離我們算是最近。介紹他的作品，就想填補我們自己更偉大的史詩製作。拜倫的長篇巨製，在時間上距離時期的一個空白；再者，或可用以打破中國文字不宜於寫長詩的顧慮，可能對新史詩有點催生作用。譯者現正從事於拜倫代表作『唐·璜』的翻譯，詩長約一萬六千多行，完全用八行體寫的，一，三，五各行爲一韻，二，四，六爲一韻，七，八爲一韻，每行十音節。在譯它時要保持原韻，固然比雙韻體敍事詩更難，但我還想堅持下去。看過海盜的讀者們，在這一點和其他方面，如有寶貴的意見，還請多多指教。最後，初版海盜中仍有許多錯字，在再版中已重加校對，在此一併聲明。

譯者·一九五〇·二·三·於清華園新西院。

海盜

一篇故事

——「他的思想不能在他心裏睡着。」

泰沙，『解放的葛羅散蘭姆』。第十章。

『海盜』引言

『海盜』開始於一八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完成於三十一日；構成的迅速在文學史上鮮有其匹。拜倫說它被寫成『用熱情，而且很多來自事實。』在原稿中，女主角稱爲『弗蘭蘿斯卡』對於這個人物作者想描寫他的知己之一；但當作品付印時，他把這名字改爲『曼道娜』。在他的日記裏面，就在詩篇印行之後，他這樣寫道：『荷勃霍斯告訴我一個奇怪的傳聞，——說我是真正的康拉特，真正的海盜，關於我的旅行部份被設想在海上掠奪中過活的。噢！——人們有時擊中真實，但決非全部真實。荷君不知道我爲什麼在我離開地中海東部諸國以後一年間，任何人都不知道——不——不——不——然而，這是一個謊——但我懷疑這魔鬼的雙關語好像近乎真實！』他對一個女朋友提起這個傳聞，她答道，『我並不驚奇，康拉特是這樣「相似」。』關於這點拜倫評說如果『她』毫無所知，就沒有別人能夠了。這些模糊的暗示也許只是不少奧祕吧了。

「海盜」的成功是巨大的。在一天之內銷去一萬四千冊。

譯
瑞頓·密夫林出版『拜倫詩集』

第三冊，頁一三五至一三六。

給托姆斯·摩爾先生

我親愛的摩爾：

我把這部最不配的作品題獻給你，因它我將有幾年漬人清聽，並違背你的好意；我承認感覺不安利用這最近唯一的機會用你的名字裝飾我的頁面，你之被尊崇乃由於衆所週知的堅定節操和毫無疑問的各種才能。當愛爾蘭把你列於最堅強的愛國志士中；當你爲她所敬視，獨立於歌者的首位，而不列頗重複批准這個命令的時候，允許一個人將這卑賤，但是忠實的友誼的贊同加於不止一國的稱譽上吧，這個人唯一的懊悔，自從我們初次認識以來，是在認識開始之前他就喪失了的歲月。這將至少對你證明，我既沒有忘了從你的社會得來的歡悅，也沒有放棄它更新的希望，每當你的閒暇或愛好答應讓你的朋友抵償太久的淡漠時。我的確相信，在那些朋輩間傳說着，你將從事於一篇詩作，它的背景安置在東方；沒有人能像你這樣適合創製那些景色。你故國的冤仇，她兒孫們宏偉熱烈的精神，她女孩們的美麗和感

情，都可能在那裏找到；當柯林斯把他的東方牧歌稱爲愛爾蘭牧歌的時候，他沒有注意他的相似部份至少是如何真實。你的想像會創造一個更溫暖的太陽，和遮以較少雲片的天空；但是野逸，溫柔，和新奇都是你的故國有權要求東方繼承的部份，至今你已更顯然證明你有此種權利較你祖國最熱心的博古家。

在一個題目上，我可以加幾句話嗎？在它上面一切人都被假定說得流暢，可是沒有人一致——那就是『自我』。我已寫過許多，並印出更多足以要求比我如今所想的較久靜默；但是，爲了未來幾年，這是我的意願不再引誘『諸神，衆人，或報刊』的審判。在本篇中，我嘗試了並非最困難的，但是，也許，對我們的語言最合適的韻律，這個美好，古舊如今被忽視的敍事詩雙韻體。斯賓塞的詩節或是太緩慢，太莊嚴，不宜於敍事；雖然，我承認，這是最合我自己心意的韻律；在現代，只有司各脫至今完全征服八綴音詩致命的平易；這是他豐富雄偉天才的大勝利；在無韻詩中，密爾頓，湯姆遜，和我們的戲曲家都是照亮海岸的燈塔，但都從它們燃點着的崎嶇荒涼的岩石上警告我們。雙韻敍事詩體當然不是最流行的韻律；但因爲我不離開一個願望轉入另一願望，爲了奉承所謂輿論這樣東西，我將讓開它不再剖白，再

利用一次機會採取那種詩法，迄今我還未用它印過什麼，除了那些作品，它們從前的流行是我現在，和未來懊悔的部份。

關於我的故事，和一般故事，我應樂於使我的人物成爲更完善，更和藹，假使可能的話，因爲我有時被批評，而且認爲我對他們的事業和德性負責，正像如果一切都是我個人的一樣。我不管它，假使我轉入『從自我分開』的陰鬱的虛榮中，這些景象或者『相似』，因爲它們都是不幸的；要不然，知道我的那些人不會受騙，不知道我的，我不是沒有興趣欺騙他們。我沒有特殊的願望，使任何人，除我的知己外，都以爲作者比他所想像的人物更好；我不禁有點奇怪，也許好玩，對於這目前的例子中一些古怪的批評異論，當我看見幾個歌者（更是應得的，我承認）在很可敬佩的情況中，並且完全免去一切同那些英雄所共有的缺點時，不過，他們也可能被發覺有和『異教徒』一樣的道德，或許——但是不——我必需承認查爾德·哈羅是一個很可厭的人物；至於他的同體，那些喜歡它的定要給予他不論什麼『別名』也就隨他們高興。

然而，如果值得費時移開這個印象，這或是於我有益，亦即這人，也是他的讀

者羣和他的朋友們所喜愛的人，各界的詩人，他自己社團中的偶像，允許我在這裏或別處簽署我自己爲他最忠實，親愛，和服從的僕役，

拜倫。一八一四，六二

『海盜』譯後

總覺得拜倫故事中的男主角完全是作者自己的化身。無可否認的，他們和詩人有着密切的關係，但非相等。拜倫式的英雄，除了和詩人有許多相似之外，而他們的優點往往就是拜倫自己的最大弱點，亦即拜倫自己想做而做不到的，但他的英雄卻能全然做到了；因此，可以這樣說，他們是理想化的拜倫。

『海盜』中的康拉特也就是這樣的人物，是理想化的拜倫，但非拜倫自己。關於第一章第九節詩人對康拉特外貌的描寫，司各脫說過這樣的話：『在康拉特的形象中，那些注意過拜倫的人們就會認出一些相似；而且在前面描寫康拉特的食物中（按指第一章第二節——譯者），制慾攝生的方法，這方法為這個高貴詩人自己所遵守的，尤其顯著。』雖然康拉特強壯，拜倫跛足；康拉特棕黑，拜倫蒼白；但詩人多麼希望着自己也變得像海盜那樣壯健！康拉特是一個善於行動的人，當有重大任務落到他頭上時，他就不顧一切危險地親自去執行，看他多勇敢，化裝一個回教

僧，隻身站在殺人魔王撒旦總督之前！拜倫就懊悔自己懶惰，不能行動。可是正因為詩人早有對於行動的贊頌，這贊頌就預示着他生命後期悲壯的作為，爲希臘的獨立運動而鬪爭，而犧牲！

拜倫渴望着自由狂放的生活，但這個朽腐的社會卻不能允許他這樣做，所以他選定海盜做這篇故事的主人翁，只有從大洋的掠奪者身上他發覺自己被壓抑的思想和感情找到適當的出路。這首一千八百多行的長詩就從康拉特口中歌頌海洋的生活開始，而這種富有意義的生活決不能爲『奢侈的奴隸』或『荒淫逸樂之徒』所能愛好或享受的。雖然在那裏時刻有危險，但他迎接危險，因爲他需要生動地活着，就是離開人間，也要同樣地生動。他尋求戰鬪，和自然搏擊，和敵人死拚。旣有生命，它必需跳躍，像一蓬烈火，活着不能『爲腐蝕所喜愛』，不能『在病痛歲月中棄穎』！他蠻強，驕傲，勇敢：

『死不足懼——假使仇人和我們一道喪亡——

它只不過彷彿甚至更比休息無光：

來吧，它若願意——我們從生命奪取生命——

喪失了——有甚關係——由於戰鬪或疾病！」

他確是這樣的人，

「但是他，注視着死，死了也不開口。」

他決不是蠕蟲，雖然他『像蠕蟲般被踐踏』；他承認自己是毒蛇，下決心『像毒蛇般要復仇。』

他願忍受一切痛苦，決不肯做不義，不忠，和不光明的事情。他的伙伴既遭災難，他也拒絕逃生，他自問：

『不宜於征服——我將卑鄙地走開，
做我全隊中不願犧牲的一個敗類？』

他『不想殺害睡眠者』，因為敵人撒旦是用『公開的手段』擊敗他的，他不能報以暗殺。他雖然救了葛爾莉的生命，這完全出於他一貫的主張——對女性的尊敬。他並沒有希望她的報恩，更沒有侵佔的野心；所以當她刺殺撒旦出現在他前面，額上還留有一粒血點的時候，雖只那麼一小點，但他害怕：

『那滴血跡，那輕淡然而犯罪的印記，

從她臉上趕走她所有的美麗！

他看過血——能看著不受感動——但往往

它流在戰鬪中，或被人們射出！」

可是葛爾莉爲報答救命之恩，不顧一切地拯救他，他這種至情，他也大受感動。當她的淚珠落在他的鐵鍊上時，從詩人的筆下漏出如下幾行最珍貴的詩句：

「什麼寶石落在他的鐵鍊上發光？

最神聖的淚珠，流出爲了別人的悲傷，

它立刻驚跳——明亮——純淨——從「憐憫」的礦穴，

已經被神手磨得雪亮光滑！」

受難者羣中間的同情，最深長，最有力，最寶貴，

「她是一個奴隸——從這點俘虜就可以

要求一個同感，只在名義上有差異。」

詩人一生反抗暴虐，專制，和迫害；由他創造的英雄，也是一些受難的人物，對於他們，他寄於同情；而在他們之間，也同樣有着相互的憐憫，從而產生一種無法抗拒的力量，撤旦終於被擊倒了。這裏，預示着人類應走的一條大道，被迫害者羣的